

〈飲酒〉詩第三首：

栖栖失群鳥，日暮猶獨飛。徘徊無定止，夜夜聲轉悲。厲響思清遠，
去來何依依。因值孤生松，斂翮遙來歸。勁風無榮木，此蔭獨不衰。
託身已得所，千載不相違。

自己與俗不諧，如失群之鳥，經歷內心的徘徊、掙扎，終於找到一株可以安巢託身的松樹，從此，自然的隱逸，堅定的信念，再也不相違離。所以，鳥是他人生的縮影，松是他心志的表徵。

七、陶淵明的詠史

陶淵明的心靈雅愛閒靜自然，但性情中也流露有豪俠之氣，他說自己是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」，是「猛志逸四海」，在詩文中偶而也顯現出這樣凌厲的氣息，鍾嶸《詩品》說他的詩是「協左思風力」，而左思詩源出於劉楨，楨詩則是「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。真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。」（《詩品》卷上）故豪氣表現在詩文中便是風力。朱熹就說：「陶淵明詩，人皆說是平淡，據某看他自豪放，但豪放得來不覺耳，其露出本相者，是〈詠荆軻〉一篇，平淡底人，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之一百四十）因此，他在歌詠古賢行事以見己志時，便有兩種類型，一類是安貧守道者，如伯夷、叔齊，顏淵等，這一類符合自己躬耕固窮的心志；一類是豪俠節義者，如三良、荆軻、田子春等，這一類又寄寓著自己豪俠的氣性。他的詠史的涵義，應該是如此。若說他是因為恥事二姓，故甘心委身窮巷，固窮隴畝而不悔；因為悲憤晉國的淪亡，故寄託於古節義之士以報之，則似為過度引申之辭。〈擬古〉詩第二首詠田子春說：

辭家夙嚴駕，當往至無終。問君今何行，非商復非戎。聞有田子春，
節義為士雄。斯人久已死，鄉里息其風。生有高世名，既沒傳無窮。
不學狂馳子，直在百年中。

田子春的行事不皆合道，淵明自然能夠分曉，詠田子春的節義，不過是寄意

自己的豪俠而已，而詩文寫來也有豪氣。何孟春說：

或謂疇子春 誓言為虞劉虞 報讎，卒不能踐，而為曹操討烏桓，節義亦不足稱，淵明不過習聞世俗所尊慕耳。春謂：晉、宋易代之際，士如疇者幾人？子春之事，靖節安得不極口贊揚，以諷狂馳輩耶！（《靖節先生集》卷四）

田疇不曾盡忠漢室，比於晉室，有何可以極口贊揚？至說淵明不過是習聞世俗所尊慕者，更是沒能了解他詠史的意態了。又春秋時，秦穆公死，命三良從殉，《詩經》有詠其事，〈秦風·黃鳥〉序說：

黃鳥，哀三良也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。

詩意是為三良之死惋惜，彼若能贖死，則人皆願意百死其身以贖之，並未論及三良從死的是和非。到王粲〈詠史〉則說三良是：「結髮事明君，受恩良不訾。臨歿要之死，焉得不相隨。」「人生各有志，終不為此疑。同知埋身劇，心亦有所施。生為百夫雄，死為壯士規。黃鳥作悲詩，至今聲不虧。」（《建安七子集·王仲宣集卷之二》）則是敘述三良自己已有從死之志，並且其聲名可以永傳。曹植〈三良詩〉說：

功名不可為，忠義我所安。秦穆先下世，三臣皆自殘。生時等榮樂，既沒同憂患。誰言捐軀易，殺身誠獨難。攬涕登君墓，臨穴仰天歎。長夜何冥冥，一往不復還。黃鳥為悲鳴，哀哉傷肺肝。（《建安七子集·曹子建集卷之五》）

意思和王粲大略相同，都在表明三良從殉之志，而詩人不免為之感傷。再看陶淵明〈詠三良〉詩：

彈冠乘通津，但懼時我遺。服勤盡歲月，常恐功愈微。忠情謬獲露，遂為君所私。出則陪文輿，入必侍丹帷。箴規嚮己從，計議初無虧。一朝長逝後，願言同此歸。厚恩固難忘，君命安可違。臨穴罔惟疑，投義志攸希。荊棘籠高墳，黃鳥聲正悲。良人不可贖，泫然霑我衣。

文義和王粲、曹植也相當，先說三良和秦穆心意相得，最後從殉，也是自己既定的心意。他詠三良的本意只是說他們能堅守節義而從死，其豪氣可敬，其從死可悲。後來注解家加上一些時事的比附，總覺得鑿柄，如黃文煥說：

臣子報君，即從殉不為過，其可忘君而貪生事他朝乎？

陶澍說：

淵明云：「厚恩固難忘，投義志攸希。」此悼張禕之不忍進毒，而自飲先死也。（以上引文見《靖節先生集》卷四）

劉裕篡晉，奉晉恭帝為零陵王，使張禕以毒酒酖之，禕不忍，於道自飲而死。詩意和這事當然是沒有關聯，這樣比附，未必就能提高淵明的人格。又〈詠荆軻〉詩：

燕丹善養士，志在報強嬴。招集百夫良，歲暮得荆卿。君子死知己，
提劍出燕京。素驥鳴廣陌，慷慨送我行。雄髮指危冠，猛氣衝長纓。
飲饑易水上，四座列群英。漸離擊悲筑，宋意唱高聲。蕭蕭哀風逝，
淡淡寒波生。商音更流涕，羽奏壯士驚。心知去不歸，且有後世名。
登車何時顧，飛蓋入秦庭。凌厲越萬里，逶迤過千城。圖窮事自至，
豪主正征營。惜哉劍術疏，奇功遂不成。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

阮瑀〈詠史詩〉中有詠三良和荆軻之事，左思〈詠史八首〉中也有詠荆軻，淵明取意於此，詩是在歌詠荆軻的豪俠高義，惜其劍術未精，奇功不成，其人雖死，但千載之後，餘情仍在。所謂餘情，正是和自己「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遊行」相應的豪俠的餘情。若說這是隱寓劉裕篡晉，故希望能得如荆軻者為晉報仇，往刺殺之，則大可不必如此。淵明對於晉室並無堅貞的忠節情感，對於晉室覆亡，他會有感慨，但不至於心情激動到要為晉報仇，〈擬古〉詩第九首：

種桑長江邊，三年望當採。枝條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。柯葉自摧折，
根株浮滄海。春蠶既無食，寒衣欲誰待。本不植高原，今日復何悔。

不論這首詩是隱喻甚麼，就算是感歎晉室的淪亡，晉家本來就不會布德於民，

根基不固，亡國滅家，又有何值得追悔？心情及語意並沒有任何激昂悲憤之態。他又寫有一首〈述酒〉詩，或說也是悼晉室淪亡之辭，不過詩文過於晦澀，很難確實的從中掌握他的情境了。

他另外又有〈讀史述九章〉，自說是讀《史記》有所感而述之，其中〈夷齊〉〈箕子〉〈七十二弟子〉〈魯二儒〉〈張長公〉是代表高德守志，〈管鮑〉〈程杵〉〈韓非〉是代表豪俠節義，〈屈賈〉則有取於屈原的禪蛻於塵埃之中和賈誼〈鵬鳥賦〉的達觀忘累，這些特質多少都和自己的性情相映，自不必牽扯到那些恥事二姓的說辭。他也有〈扇上畫贊〉，歌詠荷蓀丈人、長沮桀溺、於陵仲子、張長公、丙曼容、鄭次都、薛孟嘗、周陽珪、尚長、禽慶等，這些都是飛遯樂道，高尚其志的古賢，和自己隱身歸耕的心志也相契。他有〈詠二疏〉詩，說：

大象轉四時，功成者自去。借問衰周來，幾人得其趣。游目漢廷中，二疏復此舉。高嘯返舊居，長揖儲君傅。餞送傾皇朝，華軒盈道路。離別情所悲，餘榮何足顧。事勝感行人，賢哉豈常譽。厭厭閭里歡，所營非近務。促席延故老，揮觴道平素。問金終寄心，清言曉未悟。放意樂餘年，遑恤身後慮。誰云其人亡，久而道彌著。

張協有一首〈詠史〉詩，也是說二疏能夠知足遺榮，「清風激萬代，名與天壤俱。」淵明取意和他相同。二疏是指西漢疏廣和其兄子疏受，兩人官職同時作到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，在位五年，疏廣對受說：「吾聞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今仕宦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懼有後悔，豈如父子相隨出關，歸老故鄉，以壽命終，不亦善乎！」於是稱病篤，上書乞骸骨。宣帝允許告老，賜黃金二十斤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，設祖道供張，餞行於長安東都門外，送者車數百輛，觀者都說：「賢哉二大夫。」或有歎息以至於泣下。廣歸鄉里，每日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宴飲歡樂，常問家人黃金尚剩多少，快去賣來供具。故老或勸廣說：「子孫盼及君時，建立產業，如今宴飲，所費將盡，何不買田宅為子孫計？」廣說：「我難道老諄，不念子

孫麼？但自有舊田廬，子孫若勤力耕種，足以供衣食。今若再增多之，只是教子孫怠惰而已。賢而多財則損其志，愚而多財益其過，我既無以教化子孫，也不想增益其過。」於是故老非常佩服這翻話。兩人都以壽終。這首詩淵明要傳達的重點是：「功成者自去」，能夠急流勇退，長返舊居，並且放意樂餘年，不憂恤顧慮身後之世，這一點和他自己的生活意態相契合。

從上所述，可以了解，淵明歌詠古賢，只是在印證自己的人格風調，所謂「遙遙沮溺心，千載乃相關」、「孟公不在茲，終以翳吾情」、「餒也已矣夫，在昔余多師」、「何以慰吾懷，賴古多此賢」，詩中屢屢見此意態，並不是在表白對晉室覆亡的悲慨忠節。如果站在更高一層的理境來看朝代的交替，則陶淵明所嚮往的是桃花源中民生純樸自然的和諧社會，是乃不知有漢，更何論魏晉。則一司馬晉或一劉宋，又當誰喜誰悲呢？

八、結論

陶淵明的思想精神，凸顯出許多人生生命所不能避免的矛盾，他知道生死是自然的循環，但又感傷生命的短暫。他在最貧窮的生活中，卻有物我歡欣的領受。他在幻化虛無的感覺中，又想把握住當下具體的快樂。他有狷潔的個性，又有狂者的意態。他有豪放的氣質，又有自然閒靜的心境。他有儒家積極的立善，又有道家的消極避世。這樣的矛盾，加深加廣了他生命的向度，並在作品中表現出他特出的精神內涵，引發了後人的思想共鳴。他的〈歸去來兮辭〉，是晉代獨一無二的文章；（歐陽修說：「晉無文章，惟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而已。」見《靖節先生集》卷五所引。）他的〈桃花源記〉，在政治思想上也佔有一席之地；他的詩，沒有雕鏤文飾，以純樸白描的手法，真實的表現出他高致的個性。他超遠的詩境，哺育著後代無數詩人的心靈。他的人格思想，對後代文人起了標準模範的作用。他在世時，沒有多少人能重視他，但在身後，他贏得最崇高的尊崇。人生的荒謬就在這一點上，最應該景仰的生命性靈，往往不是在他存在，而是在他逝去之後。淵明也明白這一點，